

情人濒死,她鬼使神差接过丈夫的屠刀



孙晶岩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两年来,本书作者走南闯北对中国的女子监狱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在调查中,作者发现,女囚走进监狱的恩怨情仇各不相同,但女性犯罪不外乎两个字,一是为“钱”,一是为“情”。作者通过对大量案例的梳理和思索,一方面试图寻找女囚犯罪的深层次原因,另一方面,也借这些案例向世人敲响警钟。

[上期回顾]

钟震原是一家百货公司的售货员,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黑龙江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,还当上了部门经理。后来她随丈夫南下广东,在一个公司当总经理。她先后把公司的钱借给朋友105万,还拿过一次2万元的回扣。后来,公司的总经理调整了,审计局来公司查账,查出了她的犯罪事实。

报告文学

1989年2月27日晚上,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十四道街的江堤处,一个叫做戴敏的男人倒在了血泊中,他的胸部、腹部和背部被扎了十七刀,这个心狠手辣的凶手究竟是谁呢?

几天之后,一个老人踉踉跄跄地跑到派出所报案,说自己的儿子许河和儿媳周桂是凶手,他们目前正躲在秦皇岛市海城旅店。接到报案后,哈尔滨市警方立刻赶往秦皇岛市,在海城旅店门口的小摊上抓获了出来买烧饼的许河。接着,又顺藤摸瓜,在旅店里逮捕了周桂。

许河和周桂跟戴敏有什么深仇大恨,他们为什么要对戴敏下毒手呢?话还得从头说起。

许河原是哈尔滨拖拉机配件厂的钳工,周桂原是哈尔滨水暖器材厂的工人,1985年,他们双双考上了哈尔滨电视大学。许河学企业管理专业,周桂学财务专业。电大的功课很繁忙,从星期一到星期六,每天晚上五点半到八点,都要上课,星期天还有全天的课。许河家和周桂家在两个不同的方向,每天下课后,许河都自告奋勇地护送周桂回家。他们沿着马路一直走回周桂家,许河再骑着自行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回自己家里。

1987年5月,他们刚刚电大毕业就结婚了。新婚之夜,周桂怀着激动的心情将自己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奉献给许河,可许河却在极度的亢奋下开垦得很不得力。从未有过性经历的周桂以为天下男人都是如此,虽然不满足却没有怪罪丈夫。两人仍然相敬如宾,关系不错。一年过去了,

周桂就是不怀孕。她以为自己有病就偷偷地跑去找大夫,大夫说你没事是你丈夫生理上出了问题。大夫的话像一把重锤敲醒了周桂,她想起了车间的姐妹们在一起讲述与丈夫做爱感受时的幸福感,而自己却从未尝到过,这才觉得自己的夫妻生活有问题。

周桂年轻力壮,许河在性生活上长期不能满足妻子使周桂感到非常痛苦,便经常抱怨,恚气,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算是完了。许河心烦意乱索性辞职跑到大庆去做买卖。在大庆他认识了一位女人,并且很快就好上了。虽然这个女人比他大12岁,可这个女人的丈夫进了监狱。长期的性压抑使她非常依恋男人,她对许河很好,从来不嘲笑抱怨许河。虽然他们俩根本就不般配,但是他们之间的性生活也不和谐,可许河觉得只有在她的面前自己才找到了男人的自尊,对这个女人也很好。许河回哈尔滨时,这个女人还到家里砰砰地砸门找他。许河在外面有了外遇,回家便奚落媳妇:“你这种媳妇没人愿意要你!”周桂知道这些内幕心里很生气,天天跟许河打架,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,慢慢地他们开始分居。

1989年大年初十,周桂乘电车到婆婆家。电车上人很多,周桂拎着东西站在杵杵里。突然一个小伙子起身给她让座:“你坐我这儿吧!”她感激地说:“谢谢!”那个小伙子说:“你不认识我了?”她仔细打量着小伙子,确实似曾相识。小伙子说:“我是戴敏呀,就跟你住一条街上。”她猛然想起来了,自己住的那条街上,确实有这么一个人,自己家住的平房就

能看到他们家住的楼房,只是平时没太注意罢了。她友好地笑着说:“哦,瞧我这记性,您在哪儿工作?”小伙子说:“我当了六年兵,复员回来在工厂保卫科工作。听说你跟你老公感情不好?”她说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小伙子说:“嘿,咱们这条街上谁不知道呀,你们两口子老打架。”她鼻子一酸,泪水涌出了眼眶:“他在大庆整了个女人,不正经跟我过日子。”戴敏说:“嗨,合得来就过,合不来就散,生哪门子气呀?”她说:“我就是想不通,我比那个女的小十三岁,又是大专毕业,我哪点比她差了?”戴敏说:“情人眼里出西施,你在许河眼里不值钱,在别的男人眼里也许就是天仙。”

心有灵犀一点通,这句话给了周桂一种暗示。她向戴敏投去了热情的一瞥,这一瞥使得两颗陌生的心贴进了许多。整整40分钟的路程,他们仿佛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当电车到站时,他们俨然已经成了一对好朋友。从那以后,戴敏天天来电话找她,今天请她吃饭,明天请她看电影。正月十四那天,戴敏又约她到饭馆吃饭。吃完饭把她带到自己家里。戴敏是单身,他俩在一起唠嗑,唠着唠着戴敏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起来。她对他百依百顺,戴敏说:“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家吧!”她点头应允了,这一夜太令人销魂了。自从和戴敏有了难忘的一夜,她才晓得自己原来的性生活有着那么多的缺憾。戴敏说:“你这么年轻老分居也不是个事,反正你们也没孩子,干脆跟他离了吧,我娶你!”她点了点头。

正月十五和正月十六,她在娘家过的元宵节。她没有回自己家,反正都要离婚了,她打算正月十七就回家跟丈夫摊牌。正月十七,她回到了自己家。她刚刚跨进家门,只见许河醉醺醺地坐在屋里,怀里无力地对丈夫说:“许河,我对不起你,咱俩离了吧!”许河说:“行,今天是礼拜天,咱们再睡最后一觉,明天咱们就办离婚。”她自知理亏,那天晚上和丈夫同房了。她一点感觉都没有,算了,反正也要结束了,就听任他摆布吧!

星期一,他们本来说好了要去办离婚,可丈夫却推说白天有事。她说:“许河,咱们星期二去离婚吧,别再拖了。”与此同时,戴敏也一个劲地给她打电话,追问她啥时候离婚。星期一下午,许河对她说:“明天咱们就要离婚了,我想在离婚之前跟戴敏谈一次,让他好好待你!”一听说丈夫同意离婚,她痛快地说:“行,你想啥时候找他谈?”许河说:“今天晚上,你把他约来吧。”

她拨通了戴敏的电话:“戴敏吗,今天晚上许河想跟

你好好谈谈,你有空吗?”戴敏说:“行,在哪儿?”她说:“晚上六点半钟在海员俱乐部等我。”当天晚上六点钟,戴敏就提前赶到约会地点。看到周桂,戴敏热情地挽着她的胳膊在江堤上散步。许河跟在他们的后面,喊住了戴敏。情敌相见,分外眼红。许河冷冷地说:“戴敏,你跟我媳妇分手吧。”戴敏执拗地说:“我不想和你媳妇分手,我想娶她!”许河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,猛地向戴敏的胸部狠狠地扎去。戴敏没有还手,疼得跪在了地上。平时连鸡都不敢杀的许河杀人杀红了眼,接连向戴敏的胸部、腹部和背部扎了十六刀。他从腰间拔出另一把尖刀递给周桂,示意她扎戴敏。周桂被眼前的惨状吓瘫了,接过尖刀鬼使神差地向戴敏的腰部猛刺一刀。戴敏倒在了情敌和情人的屠刀下,含恨死去。

看到戴敏已经死亡,许河吓得六神无主,他问妻子:“咱们怎么办呀?”周桂想:一个男人已经为我无妻地死亡了,我不能再让另一个男人为我而死。她说:“咱们赶紧跑吧。”许河把两把尖刀扔在了马家沟的河里,和妻子一道连夜坐火车跑到了沈阳。到了沈阳,他们连火车站都没敢出,又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。他们在秦皇岛下了车,住在海城旅店。身上的140元钱很快就要花光了,他们顿顿只能啃烧饼,就咸菜。

过了几天,许河怕家里惦记就给父亲打了电话,告诉父亲自己和妻子杀了人,现在藏在秦皇岛海城旅店。许河的父亲大义灭亲,马上到派出所报案。三月四日,警方在秦皇岛将许河和周桂捉拿归案。

于志德携款潜逃后王贵林抛出了烫手山芋



崔曼莉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,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,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。正苦恼间,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。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,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,她既可能一战成名,也可能沦为炮灰。

[上期回顾]

为了项目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,乔莉开始试着和公司几乎所有的人套近乎。因此,她也没有拒绝刘明达一次又一次的邀请。几次约会后,刘明达居然提出来年前让乔莉去他家见父母。乔莉耐着性子和刘明达周旋,背地里却请求陆帆到时派个活给她,好躲过这次见面。

职场风云

这天,陆帆刚刚回到房间,电话响了,是欧阳贵:“弗兰克,晶通的事情有眉目了。”陆帆嗯了一声,欧阳贵继续说:“省里已经批了报告,是王贵林的。”陆帆轻轻啊了一下。欧阳贵接着说:“晶通电子改革小组的组长是两个人,一个是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邱主任,另一个是于志德。”

陆帆又啊了一声,说:“这么说,虽然省里批了王贵林的方案,但日后掌握晶通电子大权的人还是于志德?”“对,”欧阳贵说,“明着是王贵林赢了一局,暗地里他又败了一次。不过于志德这个掌门人也不好当,王贵林这个方案,对他没什么好处。”“那我们怎么办?”“你赶紧找到安妮,让她把情报传出去。琳达那边我来安排,一定要逼着SK在我们之前先开口。”“好,”陆帆说,“我马上办。”陆帆拨通了乔莉的手机,把这些告诉了她。乔莉的心情不禁有些沉重,不知为什么,王贵林的失势让她感觉怅然。

这天晚上,于志德回另一个家与情人张庆庆功,自是风光无限,而他的女儿于卓然却在梦中感到了饥饿,她生生地饿醒了。她翻身坐起来,悄悄打开门,把拖鞋抱在怀里,光着脚往楼下溜去。她溜进厨房,拿了碗泡面,又提了一瓶开水,悄悄地往楼上走,突然,她发现姥爷的书房里亮着灯光,一阵隐隐的极其压抑的抽泣声从里面传来。于卓然懒得理会,她早就习惯了母亲背着她对姥姥或者姥爷哭诉自己的爱情失败史。她苦笑一声,悄悄地往楼上潜去,这时,她听见母亲说了一句:“他早就想签了,今天我一给他,他表面上还推一

推,心里其实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一顿午饭喝了那么多红酒。”于卓然心中一凛怎么了,父母离婚了?她放下水瓶与泡面,轻轻靠过去,只听姥爷说:“你年后就赶紧去办美国的手续,我也加紧找人帮忙,联系然然的学校,你们最好能在两个月内去美国。”

“爸,”赵琳苦凄凄地说,“虽然我和志德离婚了,但他毕竟是然然的父亲,人不要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,“要不要通知他一声?”“你不要糊涂!”于卓然从未听过姥爷如此严厉地与母亲说话:“省里既然下了决心要查他,你通知他,就会把自己牵进去。再说,你现通知他什么?通知他省里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女婿的事情我不管吗?唉,真是女生外向,你,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,也应该为我和你妈考虑,为然然考虑!志德这几年到底做了什么,你清楚吗?我清楚吗?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我听说,他没少打着我是国资委陈启发主任的事儿在外面胡说八道,没少要别人的好处,人家陈主任有涵养,什么都不说,可人家心里有数啊,人家是想往上升的人,凭什么帮他捞好处?你爸爸我已经老了,已经退休了,我管不了那么多的闲事,可是现在王贵林把人物证全全都准备齐了,这下了决心要整他!我还听说,王贵林在北京有个战友,现在是纪委的高层,这个人不简单啊,于志德,我看他早就色令智昏了,他凭什么和王贵林斗?要不是你对他心心念念,要不是他是然然的父亲,要不是我们顾着这点脸面,我早就想和他划清界限了,现在正好,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吧!”

“爸,我不是和他离婚了吗?”赵琳又是一阵哽咽,“可他万一是被抓了进去,我,我……”于卓然听见母亲的声音颤抖着,“我不是怕他坐牢,我是怕他丢了这条命!”

于卓然的大脚踹的一声炸开了,她拼了命地努力,才没有让自己倒下来,她把水瓶与泡面轻轻送回原地,然后摸着黑上了楼。

于志德此时也睡在床上,他正和张庆聊天,张庆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衣,心情无比舒畅地躺在他怀里。等了三年时间,他终于离婚了,以后名正言顺的是他的男人,而且又是大企业的总裁,她真是高兴啊。张庆媚眼如丝,轻轻抱着他,于志德觉得全身发热,正待伸手去抱张庆,手机响了,张庆不高兴地说:“谁啊,这么晚?”

于志德拿过手机一看,忙向张庆打手势:“嘘是然然。”张庆不耐烦地翻了个身,用手捂住耳朵。于志德赶紧接听了女儿的电话:“然然啊,有事吗?爸爸正在开会。”电话那头没有声音,于志德听见一阵很奇怪的声音,似乎是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撞击着,半晌,他才意识过来,女儿似乎在发抖,那是上下牙打颤的声音:“然然,你怎么了?不舒服?”“没事儿,”于卓然说,“我刚才吃了点东西,有点不舒服。爸爸,你听着,半小时之后,我从家里溜出来,你到门口来接我。”“什么事情?”于志德紧张了,“是关于你妈的?”“是关于你的,”于卓然的牙齿停止了颤抖,她冷静而清晰地说,“关于晶通的。”

酒过三巡,已是酣畅之际,王贵林说:“我有几句话想告诉大家!”满桌的人都安静下来,王贵林看了看大家,端起酒杯笑了:“我王贵林上过战场、当过厂长,一辈子有半辈子的时间都在晶通,晶通的效益不好,工人拿不到钱,我急啊,我的丈

母娘长期患病,因为我挣不到钱,住不上高级病房,只能在家里静养,我急啊。可我就是再急,也不拿不属于我的一分钱!为什么?”他看了看汪洋,再看看何乘风,“汪总,何总,我知道和你们比,我很土,没有留过洋,学过MBA,不懂红酒为什么好喝,不知道高尔夫应该怎么打,但是我王贵林相信,凭我的努力,凭党的政策,凭晶通一千多户人家都想过好日子,想当上有钱人,想和你们在外企的员工一样,拿上高工资,我们就一定能把晶通电子做好!”

众人全部看着他,汪洋与何乘风轻轻伸出手,鼓了鼓掌,众人忙补充性地鼓了几声掌。王贵林嘿嘿一笑,说,“我实话告诉你们,晶通改制国家拨款7个亿,这些钱要租新的土地,盖新的厂房,要给所有的工人办理社保,要把已退休的工人安安稳稳地移交社会,另外,我还要还清所有的三角债,这些钱用了之后,我是倾家荡产,身无分文!那么,晶通的技术改造还要不要做?我告诉大家,一定要做,不做,就不能适应市场需要,不做,晶通的改制就是一纸空文!”王贵林看着汪洋与何乘风,“我知道,你们都是搞经济工作多年的行家,资本运作你们比我懂得多,只要二位能帮我解决了这7个亿的资金问题,晶通电子的改制方案就由两位来做。”

王贵林的声音从激动转为平稳,他伸出端着酒杯的手,放在桌子前:“我现在想知道的是,我有可能和两位老总合作吗?”汪洋看着何乘风,何乘风也看着汪洋,桌上所有的人,除了王贵林与他的两名员工,全都目瞪口呆。(上部完)